



岁月留痕

儿时看电影

天柱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看电影是件大事。少儿时的晋中乡村,落后偏僻,文化活动稀少。看电影一年也就一两次,最多也就三次。逢上放电影的通知正式下来,大队里像揭开盖的锅,即刻沸腾起来。这一消息会迅速蔓延至十里八村。空气里弥漫着无法言说的节日味道,孩子们欢呼雀跃,大人们喜笑颜开。这时候,生产队长会“咣咣”地敲响挂在村头的生锈大钟,通知社员提前收工。学校也会发出通知,提前放学。

半下午的时候,放映员的身影还没出现,大队部里就挤满了人。等放映员骑着绿色“二八”自行车出现在乡亲们面前的时候,大家蜂拥而上,有的接车子,有的卸影幕,有的抬机器……不知谁家的孩子,早脱了鞋,光着脚,争相站在树下,嘴里衔着绳子,“噌噌”爬到树上,把影幕扯挂在两棵大树之间。洁白宽大的银幕悬挂起来,一场大家期盼已久的精神盛宴即将上演。

这时候最忙的是各家各户的大人了,乡亲们几乎是统一时间生火做饭。炊烟袅袅,乡村美如童话。不少家长一边拉着风箱做饭,一边还惦记着电影场的位置,便吆喝着孩子,搬上家中的桌椅凳,去电影场占位置。孩子们几乎全出动,很快,电影场正面及两边,被密密麻麻、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、各式各样的板凳和椅子占尽。来得晚的,只好迅速跑到银幕的背面占位置。再晚的,等电影开演,有的站在土坡上看,有的爬到柴火垛上看,有的骑在墙上,有的爬到树上看。

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乡村看电影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。相距数里的两个大队或村庄,可以同一天放电影,只是需要“跑片”。所谓“跑片”,就是一个村先放映,另一个村等候着。等第一个村放完第一轴胶片后,负责跑片的交通员骑车飞速把第一轴胶片传送到第二个村放映。这样来回跑片和传递,第二个村也就比第一个村晚放映大约一轴胶片的时间。1982年,武打片风靡一时。我与伙伴骑车去二十里外的县城观看电影《少林寺》。看完夜场,集合出城,乘着月光,急驶在两边长满白杨树的土路上,月光把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,家乡的影院开始快速发展。乡里建起自己的电影院,电影场次也由月变周,由周变日;影片范围亦由少变多,种类齐全。影像厅、投影厅如雨后春笋,四处皆见。购好票,或三三两两,或集群结队,只需提前十分钟入场,寻位坐下,就可轻松惬意地观看,过去的那种东奔西跑与匆匆忙忙早已成了历史与记忆。

乡土记忆

上房摘香椿

张会珍

1962年到1969年,我家在家乡居住期间一共搬过5次家,最后一次搬家住的是个独门独院,房东全家搬到太原住了,一个大院都没人住。我家租借的是他家的三间正房,我家背后的房子主人是张家的奶奶,两家房子中间有个流雨水的特别窄的小胡同。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这小胡同里长起一棵特别高的香椿树。站在房顶上就能够得着香椿。

起初,我不知道这棵树是谁家的。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,我就悄悄地上房摘一点儿解解馋,有一次我又上房摘香椿,张家奶奶正好也上来摘香椿了,我才知道香椿树是张奶奶家的,我想这顿骂恐怕是躲不过了。没想到奶奶告诉我:“这棵香椿树是张家爷爷栽的,以后每年春天你就上来摘。能摘多少摘多少。你要不摘

它,用不了几天香椿芽长老了就不能吃了。”

自从得到张家奶奶的允许,我每年春天都要上房摘香椿。有时候摘得多了,吃不完,妈妈就用咸盐把香椿腌起来,能吃好长时间。

香椿有多种吃法,最美的当属香椿炒鸡蛋了。我家没有养鸡,也就没有鸡蛋,香椿炒鸡蛋就无从谈起了。只能是把摘下来的香椿洗干净放在开水锅里烫一下捞出,晾干水分后切成细末,撒上盐,原汁原味地慢慢品尝。绿绿的香椿色儿都没变。满口的香椿味,品出了春天的味道,吃出了大自然的美好气息。

浓浓的亲情伴随着香椿的记忆,充溢在美好的春天。我想念家乡的味道,怀念家乡的美好时光,惦记着家乡的亲人们。

非常经历

火车道口遇险记

孔繁贵

1958年冬天,我离开家乡洪洞到太原当了工人。

当时,正是大跃进时期,每天工作12小时,早7点上班,冬天这个时候天还不太亮。学徒工住集体宿舍,没有钟表,每天上班只能凭感觉掌握时间。

有一天睡过头了,起来一打问,已经7点了。我特别着急,就和老乡陈忠安结伴跑步去上班。从宿舍到工厂,平常需步行半小时左右,中途要经过一个火车道口。

我俩一口气跑到火车道口时,恰巧木栏杆已经放下,看守道口的师傅吹着牛角号,提醒人们不要穿越铁道口。我俩由于急着要上班,于是不顾警戒,钻过栏杆,跨越道轨。可是心太急,跨越不慎,脚底被道轨一绊,一下子摔倒在最边那根轨道上(道口是两条铁道,四根道轨)。当时我感到膝盖和腿一阵麻木,不能动弹。老乡陈忠安已越过栏杆。火车的鸣笛声离我越来越近,长长的

鸣笛声不断。我大声急喊:“老乡快来拉我一把。”听到我的喊声,陈忠安立刻返了回来,拉住我的手使劲一拽,把我拽离了轨道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火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。我俩面面相觑,只听得看道口的师傅被吓得连喊声都变了,众人一片惊呼。太危险了!如果再晚半分钟,即使死不了,双腿也要被轧断。

脱险后,我的心还在急速跳动。我和陈忠安在路边歇了一会儿,缓了缓神才动身前往工厂。到了厂里,和师傅说起此事,他们也感到极为后怕,都说:“算你命大!以后绝不能有侥幸心理!”

在铁道口遇险这件事一直提醒着我,也告诫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:“宁停三分,不抢一秒。”从那以后,只要过铁道口,不管有什么急事,木杆一放下,再也不抢着过。

这件事过去已半个多世纪了,有时回想起来,还心有余悸,不寒而栗。

难忘时刻

第一次骑车闯山路

陈士琴

1964年插队前夕的那个秋日,阴雨绵绵,我们的行李早就送到了学校,可上山的日子一拖再拖。一天,终于放晴了,两个男同学相约我到村里探路。

插队的丈子头村在市郊的东山上,我们一路上坡,两个多小时才来到了大队部。村干部和几个年轻人听说我们是马上就要来插队的知识青年,很是欢迎,坐在一起又说又笑。不料学校的一个电话打来:“天晴了,明天早上就要送你们上山了,赶快回来准备出发!”

接到电话,得抓紧时间下山了。那时大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,不是运输用的马车就是年轻人骑的自行车。但是,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骑车啊!毕业前在校园里学车时,都是同学们在后面扶着我坐上车座,下车时还要大呼小叫地让他们拉住我。怎么办?同学说,不怕,我们来保护你!

就这样,我胆颤心惊地跟着他们骑着自行车下山了。两个男生一前一后,把我夹在中间。这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,路的一边是长满酸枣的土崖,一边是不敢往下看的深沟。他们说,你把双手放在车闸上,遇到紧急情况随时准备捏闸……山路旁的小鸟被我一路上的尖叫吓跑了,我也紧张得全身出汗,衣服都湿透了。

在热心同学的保护下,我终于第一次骑着自行车,走过了崎岖不平曲曲弯弯的山路,穿过了汽车自行车以及行人交织的市中心,准时安全回到了学校。

这次勇敢闯山的经历,让还不完全会骑自行车的我学会了骑自行车。后来,在插队的第一年,我用参加劳动分红的钱,买了一辆红旗牌自行车,它一直伴随了我10年之久。

古城旧事

养了一缸热带鱼

梁建军

上世纪60年代末期,特别流行养热带鱼,有红箭、黑茉莉、神仙鱼,最普通的就是孔雀鱼。孔雀鱼品种多,繁殖快,春夏之交去亲戚家串门,刚好他家的孔雀鱼产下小鱼,我就要了几条,放在罐头瓶里,拿回来养。

小孔雀鱼比大米粒长点,和河里的普通鱼苗没什么区别。小鱼儿要吃食,我们就找一块细筛绢,让妈妈缝成一个一尺多长的长筒,一面穿在一个圆形的粗铁丝上,另一面缝住形成底,再把铁丝绑在一根长杆上,就成了“鱼食子”网。当时五龙口有一个大水塘,里面就有鱼食子,我们就带着网子、罐头瓶去那里捞鱼食子。鱼食子小的比针尖大点,大的没小米大,粉红色的,捞起来,就放在罐头瓶的水里,密匝匝的有多半瓶了就回家。

鱼儿长得很快,公鱼慢慢长出了花斑及各种颜色,尾巴变得长长的宽宽的,红的黑的绿的,几种颜色交织在一起,色彩斑斓,美丽可爱。母鱼个子大些,壮实一些,颜色却单调了许多,尾巴也没那么好看。鱼儿大了,罐头瓶就显得拥挤,爸爸从单位用白铁皮焊了个鱼缸架,又买来玻璃和腻子,把玻璃镶进去,用腻子把玻璃固定密封好,晾干腻子,鱼缸就做好了。鱼儿放在缸里,顿时有了“海阔凭鱼跃”的感觉。

鱼儿大了食量也大,水渠的泥土里有一种像微型蚯蚓一样的“红虫虫”,成年鱼也爱吃。我们用粗铁丝做成个叉子,绑在长杆上,去狄村南面的污水渠里挑红虫。叉子在水下的软泥里一划,铁丝上就挂上了红虫,这样挑一次红虫就够鱼吃一周。鱼缸里的水也要保持清洁,隔段时间,就要用吸管把鱼缸底子的脏东西抽出来,再注入清水。时间长了,还要清洗鱼缸,把鱼儿捞出来,把鱼缸的玻璃擦净,换上清水,再把鱼儿放回去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母鱼儿怀孕了,看着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,我们就期待着小鱼儿的面世,一有空就看一会儿。再看时,母鱼儿下了,小鱼像一个圆球一样产出来,落下来后,就舒展开来,在水里游了起来,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,游过来一条鱼,竟一口就把小鱼吞了。我马上找了个罐头瓶,放上水,把母鱼捞了出来,避免再生事端。后来鱼儿多了,就有了红箭、黑茉莉、斑马,鱼缸里放了假山水草,生动可爱,给家里添了不少生气。

热带鱼夏天的日子过好,冬天家里温度低,鱼缸就放在热炕头上,还点个灯泡,到了晚上,还用毯子围在鱼缸上保温。冬天没有鱼食就喂些夏天晒干的鱼食子,或把煮熟的蛋黄晒干、碾碎喂鱼儿。

后来,上学渐渐正规,没时间养鱼了,虽有不舍,也只能将之送人了。

